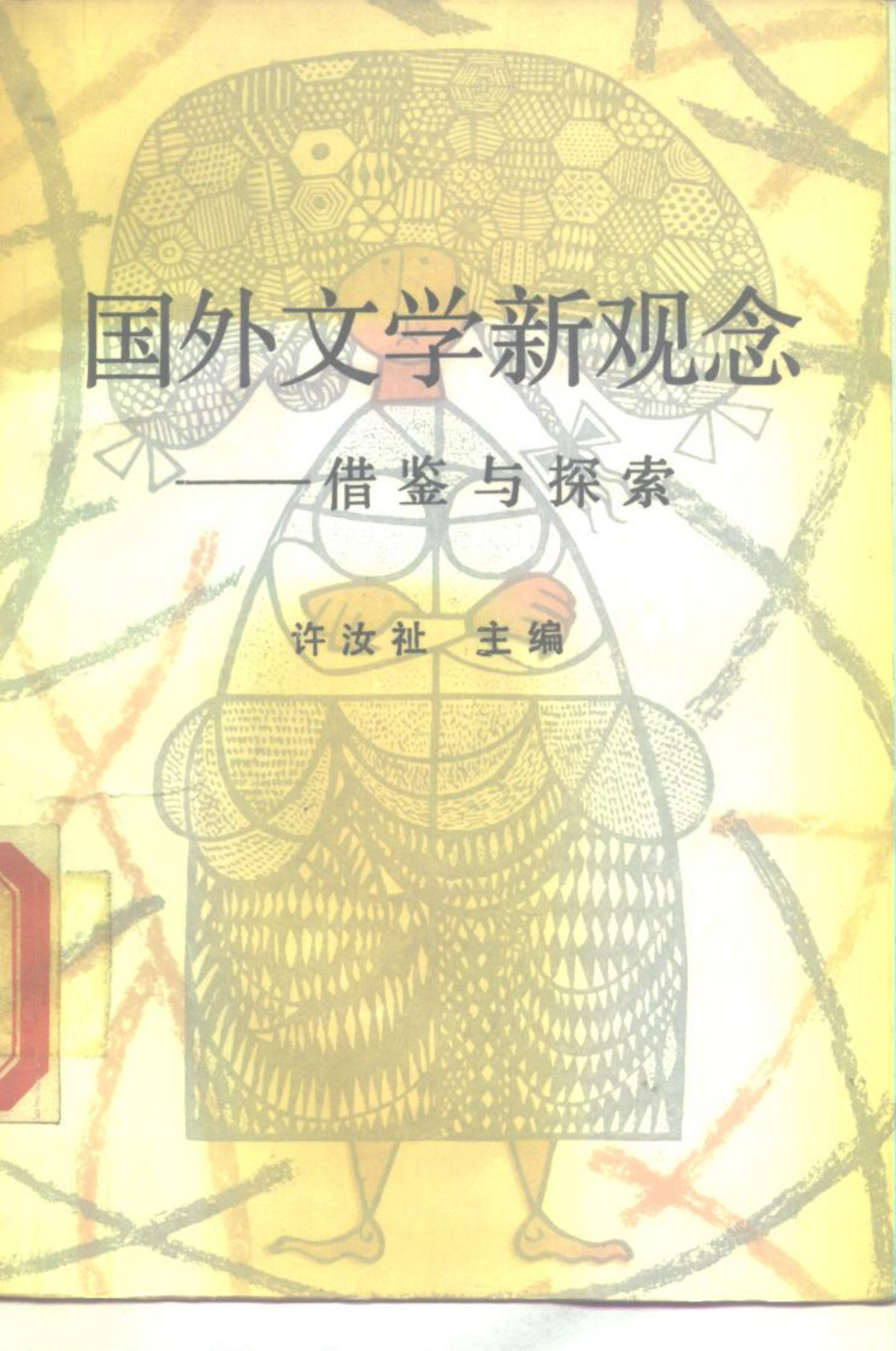


国外文学新观念

——借鉴与探索

许汝祉 主编



国外文学新观念

——借鉴与探索

许汝祉 主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外文学新观念

——借鉴与探索

许汝祉 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9.75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6 000 册数：1-5 000

•

ISBN7 - 300 - 00237 - 4

I·14

定价：2.70元

目 录

横向借鉴与文学繁荣·····	1
横向借鉴的若干历史经验·····	2
当代西方文学发展趋势的研究·····	35
现代主义中的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	36
心态文学之潮在二十世纪奔涌·····	62
西方关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81
文化人类学对文学研究的撞击·····	82
双重图象·····	100
现代主义精神·····	116
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审美评价·····	143
论西方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	144
论美国现代诗歌的美学素质·····	157
无意识与文学·····	173
弗洛伊德的重要意义·····	174
尤利西斯：一场独白·····	185
文学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批评方法问题·····	213

文学符号学述评	214
西方小说的视角	232
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	259
文学发展内在动力学规律的探寻	260
文学史方法论新探	276
编后记	304

横向借鉴与文学繁荣

文学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文学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合力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横向借鉴的作用如何？有无规律可循？这里提供一篇文章，它通过对近几个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思索，试图探讨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扬弃的规律性问题。

横向借鉴的若干历史经验

许 汝 祉

一 横向借鉴与文学的繁荣

在几十年的历史的风风雨雨之中，中国人民矢志不移地呼唤着“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人民的憧憬与追求。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怎样才能实现？几十年来成功的喜悦与失败的挫折告诉我们，这将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将是文学的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内部因素两方面合力的结果。拿文学本身来说，除了文学继承与创新等规律以外，以笔者的浅见，横向借鉴与扬弃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的规律，一般往往指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文学遗产说的。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五百年间，跨越国界，向国外文学（主要是同时代的或相差不远的时代的）实行横向借鉴，便逐渐突出了起来，其中包含着许多生动活泼、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中特别灿烂的一颗明珠。意味深长的是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的后起之秀，却能后来而居上。莎士比亚、培根、马洛等，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虽同

属一个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但实际上后于但丁等意大利作家达两三百之久。后来居上之谜在哪里？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某些奥妙是否可以总结得出来呢？几百年来，万千观众（读者）为之倾倒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并非是莎士比亚的故国——英国人，而是意大利人。这一对不朽的情人互相倾诉甜蜜而悲苦的爱情，地点不在英国，而在意大利的凡隆纳。这是英国与意大利两国的文化撞击而迸发出的火花，是英国天才艺术家横向借鉴、立意创新的结果，是为英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竖立起的一座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丰碑。夏洛克是又一个意大利人，莎士比亚创造这个凶狠、狡诈的商人形象，表达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人民对高利贷资本家的声讨。《哈姆莱特》则是借鉴了古丹麦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为报国仇家恨，重整乾坤，而又思虑重重，上下求索，以鲜血作为祭品的人文主义者形象。凡此都表明，英国虽然是文艺复兴中后起的国家，其所以能后来居上，其奥妙所在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原因之一显然是得力于横向借鉴了文艺复兴时期先行国家的文化与文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天才的创新。莎士比亚为横向借鉴的意识树立了近代第一个成功的范例。

文学史上也不乏相反的例子，如法国古典主义就只是围着太阳王和宫廷转而摒弃横向借鉴。《红与黑》的作者斯汤达说，甚至在1822年，亦即太阳王逝世一百年以后，并已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巴黎观众还为英国潘莱剧团在圣马丁门剧院演出的莎剧唱倒采^①。1822年是王政复辟的年代，嚣张的保守势力，在审美趣味上也是狭隘保守的，对以自由抒写为特色的莎剧采取敌视的态度。甚至政治上进步的

人，有时候在审美意识上也会被狭隘的审美趣味所俘虏。思想家伏尔泰，乃是政治上、哲学上的反封建战士，却曾死抱住古典主义的陈旧法则，认为莎士比亚“毫无高尚的趣味，也丝毫不懂艺术的规律”，并且认为《哈姆莱特》是个“既粗俗又野蛮的剧本”^②。意味深长的是巴黎剧院中为莎剧喝倒采的声音发于1822年，而八年以后，巴黎街垒上便响起了1830年革命的枪声。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是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高峰，这两个文艺思潮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除了各种内外因素外，无不得力于横向借鉴。和法国古典主义拒绝向莎士比亚横向借鉴相反，德、英、法浪漫主义运动都向莎士比亚学习，也可以说它们是重新发现了莎士比亚。歌德赞颂莎士比亚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其《哥茨·封·柏利亨根》效法莎剧。斯莱格尔是莎剧的著名译者。柯勒律治的莎评有助于英国人重新发现自己的莎士比亚。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有法国浪漫主义宣言之称，《欧那尼》与《巴黎圣母院》等是其浪漫主义代表作。他的评论与创作都吸收了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美丑对比原则和自由抒写精神。这样的横向借鉴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等因素的伟大合力的结果。雨果的名句足以证明这一点：“浪漫主义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横向借鉴莎士比亚，乃是德、英、法反封建的自由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

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生与传播如果离开了各国相互之间的横向借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现实主义奠基人巴尔扎克（虽然他从来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作家），自称得力于他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司各特。他说，《人间喜剧》这个意念，

象一个美梦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而能使之实现的，除了他提到的圣伊莱尔和布封等生物学家以外，便有启发他写出十九世纪风俗史、心灵史的比他年龄稍长的司各特。正是“司各特把小说提高到历史的哲学范畴。”是他把“奇妙和真实这些史诗的元素掺到小说里面。”巴尔扎克在横向借鉴上进一步创新，认为“只是司各特还没有把他的作品联系起来，协调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小说，每部小说都描写一个时代。”这正是巴尔扎克受到司各特的启迪而向往并为之实践的。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横向借鉴规律的重要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普希金的《致大海》使人自然地联想到拜伦对着地中海波涛的咏叹。在写《死魂灵》时，果戈里到德瑞法意游历。在1836年，他在巴黎写信给茹科夫斯基，说他已经“把小说开头部分重新写过，要把全俄罗斯都写进去。”屠格涅夫私人有两三千册法文藏书。梅里美、龚古尔、左拉、莫泊桑、福楼拜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和他有深厚的友情。伟大的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黑格尔出发，进而研究费尔巴哈，并醉心于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他的《生活和美学》和《怎么办》等著作，都得益于横向借鉴。托尔斯泰可称为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顶峰。托尔斯泰自称，“我读过卢梭所有的作品——他的全部二十卷，包括他的音乐词典。我不只是对他非常热情，我还崇拜他。我在十五岁的时候，贴身佩戴了一个有他画像的纪念章来代替正教的十字架。他的作品，有很多地方我都那样的熟悉，以致我以为一定是我自己写的了。”^③可见，前后两个《忏悔录》的作者是怎样地在精神上血肉相联。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也提

到了“卢梭与斯汤达对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并说，托尔斯泰有些作品中有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类似斯汤达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可见以心灵辩证法著称的托尔斯泰何等得力于斯汤达有关内心描写的艺术经验。

俄国迭次的解放运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密切联系的传统，以及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广大读者队伍的存在，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使得俄国的天才作家群纷纷向以民主与实证为特色的法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实行纵向借鉴。他们怀着对人民的热爱，以其生花之笔，把文学创作推向十九世纪的峰顶。

这里勾勒的只是二十世纪以前近五百年间西方文学发展的若干片断，但是从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到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托尔斯泰，他们的创作实践多么生动地说明了在五百年间几次文学高峰中，跨越国界横向借鉴，主要向当代国外文学借鉴，是迭次文学繁荣阶段的内部联系所在，也就是规律性所在。从反面来说，在迭次文学繁荣的阶段中，根本排除横向借鉴这一因素的大作家几乎可以说连一个也没有。这难道不是文学发展史的客观实际么？

二 横向借鉴与二十世纪西方现实主义

跨越国界实行横向借鉴的规律对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是否还适用呢？

和有些人认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坛已是现代主义独家天下这样说法相反，产生过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在

二十世纪的西方，仍然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不论在法国或者在美国，二次大战前都有强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队伍。拿比较典型的美国文学为例，除了有艾略特、庞德等现代派作家外，还有以德莱赛为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队伍。美国文学史上非常值得骄傲的，是出现过三十年代的左倾的十年，这既是现实主义丰收的十年，又是横向借鉴结出丰硕果实的十年。美国作家向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以及欧洲大陆横向借鉴的历史经验，可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佳话。

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深得列宁的赞许。他的遗体至今葬在克里姆林宫广场。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纪念这位伟大革命家文学家的约翰·里德俱乐部遍布全美国各大城市。为美国戏剧奠定基础的尤金·奥尼尔，他的戏剧活动直接受到过约翰·里德的支持。直接间接受到过十月革命、反法西斯斗争、苏联以及欧洲进步思想、进步文明影响的美国作家可以开列长长一串名单，如著名评论家迈克尔·高尔德，戏剧理论家劳逊，进步文艺评论家葛兰维尔·希克斯，进步文学史家弗农·帕灵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路易斯和斯坦贝克、海明威等等。

有典型意义的是这样一件事。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了一部由洛勃特·斯必勒主编的《美国文学史》这部书被公认为美国文学史名著。其中为西奥图·德莱赛和尤金·奥尼尔分别设了专章。对于被称为现代派奠基人的艾略特（后来剑桥文学史称英美文学史的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为艾略特时代），该书并未设列专章。以对德莱赛的评价为例，斯必勒说，这位刻意效法巴尔扎克、后来参加美共的作家，其作品

“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神经的要害所在，他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那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二十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中任何一位所不能比拟的。过去有几代作家深受其积极的影响。”在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前，美国评论界还能作比较公正的评价。这类的评论说明了，对美国来说，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现实主义显示了何等强大的生命力，又何尝为现代派所吞没。在十月革命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鲜明对比的形势下，向苏联横向借鉴又起着何等强大的作用。

二次大战以后，在美国，是否现实主义已为现代主义所吞没？横向借鉴的规律对美国文学的兴衰起着怎样的作用？

颇享盛誉的斯必勒《美国文学史》写到二次大战为止。但尼尔·霍夫曼主编的《当代美国作品导言》（中译本改称《美国当代文学》，王逢根、董衡巽等译），是接着斯必勒的《美国文学史》写下去的，此书在美国学术界也颇有声誉。在斯必勒的《美国文学史》中，现代派未能设列专章。在霍夫曼的书中，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又是怎样处理的呢？此书除“思想背景”与“文学批评”开头的两章外，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论述时，开宗明义的一章便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风俗小说家》。众所周知，在美国文坛看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虽不无区别，但共同性是主要的。以德莱塞为例，有称他为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也有称他为美国自然主义奠基人的。《美国当代文学》一书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一章中，第一个提到的是二次大战前便已写出《美国》三部曲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帕索斯战后写了《哥伦比亚特区》三部曲，对美国政党政治作了生动的描绘。《美国当代文学》作者认为帕索斯“似乎决心要做整个二十世纪

美国史的左拉式的观察家和见证人。第二个提到的是师承德莱塞的老作家法雷尔。战后，他写了另一个三部曲（《伯纳德·克莱尔》等）。作者认为“法雷尔的美学唯物主义显然受了左拉、德莱塞和托尔斯泰的影响。”然后提到以《愤怒的葡萄》著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贝克和战后出版《老人与海》（1952）而被授与诺贝尔奖的海明威。当然还该提到诺曼·梅勒描写太平洋战争的《裸者与死者》（1948），还有以黑色幽默见称的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逊颇为杰出的《看不见的人》，在苏联颇受欢迎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还家》（1971）。当然还理所当然地强调了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1949）。

按照美国有些评论家的分类，除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流派的作家外还有南方文学、黑人文学等文学流派，仿佛是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分庭抗礼的，而其实在这些流派中，有不少作家可以归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流派。象美国第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76）索尔·贝洛。他自己也曾明确反对过现实主义，其实，他不少作品，包括《洪堡的礼物》（1975）、《只争朝夕》（1956）等主要是现实主义的。霍夫曼的《美国当代文学》说，在“《只争朝夕》、《赫尔佐格》、《洪堡的礼物》的一些部分，以及贝洛的一些最好的短篇小说中，”“世界是通过它自己的逻辑、分量、成熟和丰富展现出来的。”此外，象犹太作家马拉默德，《店员》、《银冠》等，都是现实主义的。但尼尔·霍夫曼的《当代美国文学》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在二次大战后，现实主义在美国仍

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可以和霍夫曼的《当代美国文学》相互补充的是威斯康星大学朋特等选编的大学教材《文学中的现代主义》(1977)。这个作品选本认为,英美现代主义作品中有三种类型,一为现实主义,二为表现主义,三为印象主义;有些作家既写现实主义作品,又写其他创作方法的作品。编者认为,“现实主义作品发掘了人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表现主义作品中,艺术家表现了自我这个独特的世界,印象主义描写了把个人与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的感受。”收入现实主义这一编中的,包括有哈代和弗洛斯德的诗和安德森、菲兹杰拉德、劳伦斯、福克纳、海明威、法雷尔、赖特等的小说。有趣的是这样一些事例。象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向来被我国有些评论家当作现代派意识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个选本中却同福克纳的《燃烧的谷仓》一样,被看作现实主义作品。

综上所述,足见国内有些流行的看法,认为在西方,二十世纪已是现代主义独步的天下,现实主义已消失,或不再起主要作用了,看来这并不符合实际,特别对美国文学来说,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可称是阴暗的一面,即二次大战后美国文学与美国现实主义的衰退。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教授阿瑟·林克主编的《美国时代》(中译本改称为《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这样说:“显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小说写作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结束。……1948年以来,除一两个例外,前一时代的巨人写作也日益无力。”

二次大战后美国文学与美国现实主义的衰落，除了其他内外原因外，可以说，拒绝横向借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尼尔·霍夫曼的《美国当代文学》比较客观地对此作了分析。它实事求是地指出：

即使不算以冷战为名的耸人听闻的过度行动，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约瑟夫·麦卡锡关于“内部颠覆”的恐惧的宣传，思想上的冷战状态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知识界的生活。在五十年代，即被某些批评家称为“遵命时代”的时期，对于美国社会的根本性的批评，特别是激进观点的批评，几乎从公众生活里全部消弭。许多在三十年代与激进事业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曾有过联系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要么在这一时期彻底改变他们的立场，以一个悔过的“反共产主义者”出现，要么以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热情一致的赞扬，缓和他们先前的批评。

这是美国一个严谨的学者所做的分析。马克思曾提出过精神生产不一定与物质生产的发展成正比例，资本主义对诗是敌对的，《美国当代文学》中提供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战后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同诗（文学）是敌对的，为什么美国的文学和现实主义在战后变得比以前衰落了。战后，美国在经济上成了最强的国家，不是照理为文学的进步繁荣提供了根本条件了么？不。经济与文学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垄断资本、反共的冷战、对进步作家的迫害、社会上弥漫着统治势力制造的反共恐惧心理，文化上反动、保守思想的抬头，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学出版……这些文学的外部因素，加上文学本身对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的

摒弃（象对德莱赛和现实主义、人民性的大加挞伐，拒绝加以继承），再加上对苏联以及世界各国的进步文学的否定，总之，是拒绝对进步的文化与文学进行横向借鉴。这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便造成阿瑟·林克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结束”。以上事实证明，凡是拒绝向国外有益的东西作横向借鉴，故步自封、自我陶醉，势必导致文学的停滞与倒退。说到底，文学事业，总是永远要求进步的事业，永远要求创新的事业。

三 横向借鉴与现代主义

对现代主义是否可能实行横向借鉴（当然包括扬弃），几十年来，论争很激烈。

要界定现代主义就不很容易，拿时间的上限来说，现代主义始于何时？大致说来，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始自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从象征主义算起。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从二十世纪初算起。苏联学者认为始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学者大多从文学本身的发展阶段来看的。但如果联系帝国主义阶段始于十九世纪末，因而文学上开始出现现代主义，这也可以说得通。苏联学者大致是联系十月革命来看的，自然也言之成理。至于现代主义的下限时间，有的界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的移至二次大战前。我国袁可嘉同志认为，现代派萌芽于十九世纪后期，鼎盛于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这可说是综合了各家之说，比较可取。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文学如果以1905年的《母亲》算起，已近一百年。现代